

第二六六冊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宗藩部 王妃附

宗藩部

三恪部

聖裔部

(卷)

一〇七

一〇八

一〇九—一四

一五一—一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七卷目錄

宗藩部紀事 王紀附



官常典第一百七卷

宗藩部紀事 王紀附

風俗通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園半故得減死

後漢書劉元傳光武詔大司徒鄧禹葬更始於霸陵有三子求欽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欽爲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巡卒子姚嗣

鮑永傳永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注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欽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欽喪還車駕過

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趙嘉傳嘉拜太尉光武帝崩嘉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雖止同席憲章無序嘉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官省與百僚無別意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輔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宋意傳意建初中爲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悉慈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獨除前過還所削黜行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富早就蕃國爲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隆過今諸國

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晉書禮志泰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出拜於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異苑晉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

杜佑通典晉諸公贊曰汝南王亮爲大司馬正旦大會乘車入殿

宋書蔡廓傳廓爲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時疑揚州刺史盧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卽位敕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華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

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於時位大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

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大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於時三錄梁王彤為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元冲下近太元初賀新官成司馬太傅為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為賀首立安帝為太子止禮徐邈為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為首時王東亭為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為據其云上田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王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廷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會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為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

禮又中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禮志魏氏雖天子耕藉藩鎮關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脩耕藉之義然竟未施行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為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軍蠻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自此始也

齊春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灌山泉雅得真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在江湖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梁書昭明太子傳普通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

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終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於元正六份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今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

隋書于義傳義子宣敏高祖踐阼拜奉事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末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曜詔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笮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前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

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故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昭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

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

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

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帝晚多內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官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內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問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爲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會爲陝東道行臺有詔屬內得專處決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爲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前得不肯與婕妤妄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耶他日謂裴寂曰兒久典兵爲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童摔毆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爾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王自辨曉訖不置由是見疏帝召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爲建成游說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輒悲泣正爲嘆思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篡奪帝浸不悅初帝令秦王居西宮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晝夜往來皆攜弓刀相遇如家人禮由是皇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內外懼莫知所從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爲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將

攻西宮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責謂乃流志備州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暴疾路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昨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讓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怨閔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過諸子兄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耶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爲患爾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灑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

讓皇帝憲傳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元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之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典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毬鬪雞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讖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鶴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樓決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

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九劾耶虞舜至聖捨棄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選仙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後申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親待愈益厚每生日必幸其第爲壽往往留宿居常無日不賜遺尚食總監及四方所獻酒醕異饌皆分餉之

讓皇帝憲常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飧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又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官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怨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惠莊太子傳傳爲本名成義初生武后以母賤欲不齒以示浮屠萬回同詭曰此西土樹神宜兄弟后喜乃畜之垂拱三年始王恆與衛衡趙二王同封俄改王衡陽睿宗立進王申與岐薛二王同封
惠文太子範傳範始名隆範元宗立與薛王隆業避帝諱去二名初王鄭改封衛侯降封巴陵進王岐爲太常卿并州大都督左羽林大將軍從元宗誅太平

公主以功賜封與薛王業並滿五千戶範好學工書受儒士無貴賤爲盡禮與閭朝隱劉廷琦張謩鄭繇等善常飲酒賦詩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沒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者乃密使募省殆不可辨竊其真藏于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後卒爲火所焚駙馬都尉裴虛己善識緯坐私與範游徙嶺南廷琦貶雅州司戶謬爲山莊丞然帝于範無少間也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於我豈有異哉趨競者彊相附我終不以爲纖介時王毛仲等起微賤暴貴諸王見必加禮獨範接之自如

晉陽公主傳太宗文德皇后崩晉王及主最少故親畜之王每出閣主送至度化門泣而別王勝衣班於朝主泣曰兄今與群臣同列不得在內乎帝亦爲流涕

褚遂良傳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致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記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取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祭帝嘉納之

郝處俊傳上元初帝觀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

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議論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遂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輟耕錄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爲經紀唐勝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勝叔將兄自能經紀不須煩物

西陽雜俎元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輓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大唐新語元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鳩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元宗從之

五代史李愚傳愚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

宋史張洎傳洎以翰林學士判吏部銓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有郗邪王

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楊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

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楊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授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臣當草制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反有妨明日宣降茲事有關國體况吳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時宰相以制命已行難於追改洎又上表論列呂蒙正言越王領福州長史今以吳王獨爲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

劉攽傳攽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王奉太祖後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攽議
談苑太祖問王官侍講曰秦王學業如何對曰近日所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他日免爲僞文弄法吏欺罔耳
東軒筆錄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眞宗尚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搏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搏回奏壽王眞

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間其姓氏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眞宗爲壽王異日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搏之相也貴耳集太宗諭陳搏往見諸王至壽王邸即回云壽王門下皆將相張者夏守贊楊崇勳皆登樞府

後山談叢仁宗初即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傳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母妄言久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求俸祿至數歲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邁以爲不可以國之常人而奉無厭之求願使諭意上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不足計也

歸田錄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眞宗朝六人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濯柳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與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爲他驕恣惟以夜爲晝亦生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于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東軒筆錄神宗即位岐王嘉王猶在禁中祕書丞章辟光獻言乞遷於外而朝論以爲疎遠小臣妄論離間於義當議有旨送中書王荆公以爲其言非過依違不行會中丞呂誨極言其不可而兼及荆公遂奪辟光官降衛州監稅

後山談叢英宗即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即位大王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惶恐詣次求見公謝却之某王還次及階足廢不舉扶而後升

歸田錄皇子額封東陽郡王除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二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

老學菴筆記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爲父師也其後失於檢點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東陽郡王額檢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舉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爲三公政和中有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聞見前錄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于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于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臣奉侍兩宮按行新第

順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頤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尙勉之哉母忝父祖以爲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尙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姪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豈敢如此嗚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謗毀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詳伯溫著之辨誣云

聞見近錄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爲宗正丞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名冠其父祖所封國王子曰王子公孫惟皇子得稱焉時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沮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曆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爲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曆前皇族女尙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于朝官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適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復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

記與日曆修著其禁嚴甚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亦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標黃金軸神宗時詔爲黃金焚篋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爲篋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執政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尙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曲洧舊聞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公曰陛下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齊東野語秀安僖王壽皇本生父也用濮安懿王故事以子孫嗣襲安僖薨子伯圭嗣是爲崇王諡憲靖長孫曰師夔早卒師揆嗣是爲澧王師垂師禹皆先卒師禹嗣是爲和王師阜又卒師崑實慶元年自知慶元府入嗣未朝謝而薨是爲末王師彌以實慶三年嗣至寶祐六年歷三十一年而後薨是爲潤王次師貢先薨會孫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孫與澤以監浙西倉歸班襲嗣至咸淳七年薨是爲臨海郡王其大與嘗先卒是歲冬與澤以知全州換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間以傍宗人繼者蓋十居五六焉

玉堂雜記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二日鎖院付到熟狀

皇子魏王自荆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改成德彰信軍節度使行荊州牧必大奏彰信是曹州徽宗曾爲節度使即位後升興仁府又親王帶牧合隨本鎮今成德軍即眞定府却帶荊州牧非是上批別擬大鎮進入選點更具本鎮帶牧故事來必大又奏去夏魏王除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誤犯端拱中眞宗除授昔政和中已失檢點今因改鎮不敢不審兼兩鎮合帶兩牧仍隨本鎮併于實錄中檢故事以進夏夜甚短奏入已三鼓至四鼓未批出只於兩鎮上就本鎮止帶一牧必大遂擬末與成德軍節度使雍州牧進入頃之點定然後進草禁中未就寢以待

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巡警之嚴過於獄犴至是衛紹宅四十年鎬屬宅二十年正大間朝臣屢有言及者不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爲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入尚且不忍况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青城之難元史憲宗本紀三年夏諸王拔都遣脫必察詣行在乞買珠銀萬錠以千錠授之仍詔諭之曰太祖太宗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就充今後歲賜之數泰定帝本紀旭邁傑言近也先鐵木兒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願効死力且言不除元兇則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上契聖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勵遂以秦寧縣五千戶封買奴爲秦寧王

老學菴筆記莊文太子初封鄧王予爲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俶歸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早世

監察御史傅巖起李嘉言言遼王脫脫乘國有隙誅屠骨肉其惡已彰恐懷疑貳如令歸藩響之縱虎出柙請廢之別立近族以襲其位不報

金史張行簡傳泰和六年行簡爲禮部尚書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以實封御札賜行簡曰朕念鎬鄧二王誤千天常自貽伊戚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井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使石古乃于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中立一人爲鄧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須降詔卿草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并進詔草遂施行焉

鐵哥傳鐵哥授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知之俾專其事凡庫餼金帛之數皆遵世祖制詔自今懷諸王之禮悉命鐵哥掌之續文獻通考吳元年冬太祖念七子漸長宜習勤勞遂令內使制麻履行騰凡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十三吳元年十月乙丑上遣世子次子往臨濠謁陵墓諭

之曰汝諸子生于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晏安必生驕情况爾他日皆有國有家不可不戒今使爾等於旁近郡縣游覽山河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宗祖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病逸漫記天下王府惟蜀府最高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襄城范德最貧至有喪不能舉衣服不完者

龍興慈記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於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

了一是爲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聞登極錄壁間詩攜子奏聞即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婦不召見

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也又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有封侯者

成祖實錄求樂十五年六月於東安門下東南建十三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

近峰記略文皇將靖難以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出西瓜食因責以離間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

昇殺之乃舉兵宸濠將謀不軌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與羣官共食執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殺之乃

舉兵事同而義殊不度德量力也濠舟夜泊問所在衆曰黃石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執焉

明大政紀天順五年二月召法司戒飭凡錦衣衛所

行事枉人者與之辨理不許畏避上因錦衣衛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賢曰宗室豈願有此

醜事彼初既以爲實今即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論上因言法司明知其

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若旨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辨理不許畏避嫌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

飭之人人皆悅一日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春明夢餘錄慶成王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

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爲子鎮國將軍奇濶等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并乞下各郡王以下妾媵之

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

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

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人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

從之著爲令

成化中追降韓王府漢陰王徵鍵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

處死妻妾子梟首籍其家仍貽書天下諸侯王以王無子將死令官人若有娠者以托韓王及王既薨妃

父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與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既長請于朝俱受封上惡其冒亂

宗支故特以異法處之

天順中命諸宗室凡無子者方許請繼室生子至八

歲者方許請各女至十五歲者方許請封景泰時岷

王徽嫁娶蒙封臣子音室爲長子臣弟微媚爲江川

王凡遇節令及家庭行禮班次不定命禮部議以宗

子法言之則以嫡長爲重以家人禮言之則以尊卑

爲先凡遇公禮則當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庭私禮

則當以家人禮尊歸叔伯

天順末年楚府岳陽恭僖王薨無嗣其弟鎮國將軍

季垺嫡長子輔國將軍均鍾請嗣封以奉恭僖之祀

禮部言稽考近制惟親王無嗣有以郡王進封者郡

王無嗣有以鎮國將軍進封者無輔國將軍封郡王

例事遂止

明大政紀正德八年四月寧王宸濠蓋陽春書院僭

號離宮濠懷不軌請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稱

伊有天子分又招術士李日芳等看本城內東南有

天子氣穴遂蓋書院當其氣九年四月寧王宸濠行

文牒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爲侍衛令旨爲聖旨六月

寧王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慣熟武藝強賊楊清

李甫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八月辛卯寧王宸

濠令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俞諫報不可濠銜之時

宸濠方畜異志以得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見諫不

可又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怨甚屢欲殺之十年三月

寧王宸濠差審理蕭宗瀛招請舉人劉養正到府密

謀濠聞養正有才名多讀兵書請至府講論宋時陳

橋之變養正即贊濠有撥亂之才當受銀五百兩密

約待時舉事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忤己擅

捶殺之八月寧王宸濠密令劉吉涂欽等設計聚財

以助兵費濠招奸人投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一百七卷宗藩部

第二六六冊 之〇四葉

私鹽胡椒蘇木等貨攤放官本稻穀加倍取利假貨兌軍多收銀兩重科夫價軍民受害百端九月巡撫江西右都御史俞諫以疾乞休內旨奪其官閑住時諫去宸濠左右惡少濠怨其因具疏乞休賄權閹奪其官十月推河南左布政使孫燧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潛謀不軌不可盈厭百姓脂膏剝削無遺珍寶結禁近以為與援及連各洞寨通賊縱其流劫無休於時鎮巡藩臬以正自持者百計凌轢必欲致之死地故士多毀節脫禍公然旅附矣燧觀變究源謀所以制之於是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撤離利諸凡惟利黎氓者漸次剷削偵姦黨置之法以剪其羽翼十一月江西參生象宸濠諷三司稱賀左布政使張嶺以義折群議止之十一年二月軍王宸濠受投獻田土令陳賢帶火信等統眾將辜增魏志英宋眷二百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三月宸濠見朝廷未立東宮密差萬銳林華等賄錢寧等將長男大哥假以上廟燒香為名迎取來京錢寧受銀三萬兩臧賢受銀一萬兩暗行許允先令林華回報詐稱欽賜王帶金鑲寶石帶各一條綵緞十對傳令本府穿紅衣四十餘日俟錢寧傳取五月軍王宸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內左布政張嶺以非制拒之七月軍王宸濠因舉人劉養正誣捏吉安府科舉生員康照令秦榮羅織打死照在人前非笑劉養正交結宸濠故陷之八月軍王宸濠打死南昌左衛指揮戴宣將宣財產盡行收府時宣陞兩廣守備濠怪見遲將男監禁五年女賞儀實陸程為妾九月軍王宸濠奪官池賄李士實左布政張嶺以不可

抗之時濠遣承奉劉吉饋嶺以四果啟視之則棗梨薑芥也遂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也吾恐臣子受命于天子行止非人所預濠聞之默然良久十二年二月軍府典寶閔順內官陳宣劉良奏宸濠不法事情濠差承奉劉吉賄近侍錢寧等捏陷閔順等俱發孝陵衛充軍濠疑承奉周儀主使將儀并家人六十餘人盡打死三月軍王宸濠令王春涂欽等招募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五百餘人及四外亡命強盜揚州慣熟武藝好漢數百餘人同楊清等藏丁家山等四散劫掠官軍民財商貨送府平分以後時出為常軍王宸濠厚賈結廣西土官俱兵并南贛汀漳洞蠻欲圖為應軍王宸濠差人往廣東收買皮張製作皮甲及私製鎗刀盔甲并佛郎機銃各項兵器以後日夜打造不息五月乙亥軍王宸濠忌布政張嶺賄倖錢寧囑吏部陞光祿卿以遠之軍王宸濠令奸人陳賢等暗藏南北直隸山東一帶進京沿途鎮店假名買賣專一接報京中事情八月軍王宸濠以進貢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為名差徐紀趙隆盧孔等赴京打探動靜十一月軍王宸濠嘆大學士費宏仇家焚其室廬毀其先墓并攻城掠群從兄弟殺死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請兵擒捕下兵部議之初濠令仇家拮据鎖眉事入奏且加厚誣欲以聳動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入祇如例下都察院時左都彭澤方掌院事洞燭其奸駁罷且欲加罪濠知其計不行至是又嘆害之十三年正月軍王宸濠捏奏清軍御史范輅賄近侍遠略問罪除職初輅與畢貞爭論坐席及辯朝王服色貞懷恨與濠謀陷之二月

賊首吳十三等投宸濠與閔念四等同行打劫八月軍王宸濠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宸濠奏南昌知府鄭璡無名賊私挈送按察司監禁濠常于南昌府縣索討夫馬多派葬祭銀兩贖多不從吳十三等劫新建庫銀七千餘兩璡又密差快手聶鳳獲窩主何順監問濠愈怒執聶鳳逼供璡無名賊私又有萬銳表兄伍吟犯徒監死銳告濠就將前事捏奏九月宸濠賄近侍置中官畢貞鎮守浙江十月巡撫孫燧捕賊首吳十三等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濠與吳圖陰養賊盜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等肆行劫掠以佐妄費又徧派王監強奪民田產有抗者必使盜屠其家及燧捕急匿府內林墓終難盡捕潮州府志莊典字倬之揭陽人舉弘治丙辰進士授安福知縣考最疏乞調國子博士擢德府長史丁內艱起補淮府時宸濠蓄異志挾借祿米典持不與又禁絕其私交濠嗾之陰圖肆害典往見詞色俱厲濠怒杖之墮下獄不食三日衣冠危坐死嘉靖改元贈太常少卿遣官諭祭崇祀鄉賢祠遼邸記聞城以內西有子城曰湘城者故湘王分封建宮之地也相傳是高氏舊築今為鹿鹿所游距城數武即遼王故宮成祖時自遼而徙于荆六葉矣迨穆宗朝黜為庶人國乃滅世廟時遼邸最盛宮室苑囿聲伎狗馬之樂甲於諸藩而王亦風流好文音曲詞章臆虛擊鞠靡不狎弄離宮別館霧縠雲蒸舞榭歌樓金鋪繡闥於是四方之墨卿賦客博徒酒人黃冠羽服驥子魚文之流無

不饒集其座上矣世宗晏駕國亦遂除先是王好致方士求長生之術以迎上意上封王爲真人寵賜絡繹有異數焉穆皇帝即位人有嫉王者陰告王有淮南之謀收下鳳陽請室翦其茅土迨今主上登極數年忽夢有羽衣人來叩關乞命尋感悟稍稍知王異寃貸出將議復之而讎家謀毒未已甫七日報王薨矣三十年來不獨豪華漸盡卽楚筵一杯之醴亦復寥寥令人氣結

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二十餘區以美人鐘鼓充之其有西樓西宮曲密華房太乙竹宮有月榭紅房花塢藥園雪溪冰室鶯鳩虎圈又有塔橋龍口西嶠草湖藥珠洞宮人斜諸處綿延包絡參差蔽虧琪花瑤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王日與諸名士賦詩觴酒其中

是時秦中孫一元信州朱登春吾吳顧聖之諸君凡數十輩皆爲王門珠履與故荆守徐宗伯公倡和上元諸曲徐有西宮隱隱出鸞簾之句傳誦一時然遼王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自製小詞豔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睡窻絨誤歸期玉闌干金兒弄丸記皆極婉麗尋後安置鳳陽又編撰賣花聲諸詞數百闕流傳江表含思淒楚不減南唐後主春意闌珊至今章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宮人猶能彈出篴篥絃上一曲伊州淚萬行也

遼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死者今沙橋門外宮人斜卽群姬埋香處每陰寒晦黑過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闖月迷入空宮經素香亭下覩一美人霓裳練裙倚闌而歌

日明月滿空階梧桐落如雨涼颼襲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杳然不見事出哀黍離云者哀黍離者宗人湘陰憲變談王陰事頗多而皆非確論蓋以私意爲月旦耳

里中王老人嘗爲余談遼邸事津津不休故江陵相未第時極爲遠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江陵綈色稍微默然久之私戒尚衣官監陳曉與工程其短長出綉錦製袍二襲紗縠稱是善燈夜成旦走騎奴遺之江陵不知也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趣赴卽頓首謝王曰瑱瑒何煩主臣未幾而江陵入掌國史權炙手矣日夜思齟齬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荆國主終不可留尋禍作嗟乎解衣衣我悖之不祥且丞相寧能爲石人耶十年間小山蘭坂鞠爲草萊東閣平津亦廢爲車廐斯非天道好還歟不然何報施之疾也

以上事
滿紀事

前漢書外戚傳孝文宣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夏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越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逼遣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毐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定陶丁姬皇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

丁氏內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卽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于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若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簡文宣鄭太后傳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於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于帝曰鄭氏女雖賢發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恆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喪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媿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醜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

孝武文李太后傳太后諱陵客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天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翼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

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騰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卽位尊爲淑妃

汝南王亮傳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有小疾祇于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魏書張普惠傳世宗初任城王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于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各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禮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

廣平王洛侯子匡傳匡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

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于朝妻榮于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互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

北史隋秦孝王俊傳俊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羅襪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于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以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歲餘疾篤開皇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蜘蛛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侈麗之物悉令焚之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于其家

唐書元宗貴妃楊氏傳楊氏始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妾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納禁中異之卽爲自出妃意者巧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傳天寶中帝爲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戚里祕書少監崔岫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爲妃妃生子僖所謂召王者妃倚母家頗驕媚諸楊誅禮薄及薨后以姝麗進居常專夜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郭氏汾陽王千儀之孫父驥尚昇平公主實生后憲宗爲廣陵王聘以爲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

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傳后先家太原後徙益州爲華陽人祖延慶在晉漢間爲右驍衛大將軍父通虎捷都指揮使嘉州刺史從征太原道平后通第二女也初母龐夢月入懷已而有娠遂生后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藝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入京師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因爲太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宮指使張者家太宗崩真宗卽位入爲美人以其無宗族乃更以美爲兄弟改姓劉大中祥符中爲修儀進德妃自章穆崩真宗欲立爲皇后大臣多以爲不可帝卒立之

高宗憲節邢皇后傳后開封祥符人父煥朝請郎高宗居康邸以婦聘之封嘉國夫人王出使夫人畱居蕃衍宅金人犯京師夫人從三宮北還上皇遣曹勛歸夫人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吾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王憐之及卽位遙冊爲皇后官后親屬二十五人紹興九年后崩于五國城年三十四金人祕之高宗虛中宮以待者十六年

憲聖慈烈吳皇后傳后開封人父近以后貴累官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諡宣靖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人謂侍康之徵癸辛雜識濟王夫人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妬忌王有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楊后具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

王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中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會王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則曰花兒王王稱之父與史丞相通同為奸待異日當竄之上二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蓋當時盛傳花兒王者微亂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開者蓋指此也

明外史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傳后中山王達長女也幼貞靜好讀書稱女諸生太祖聞后賢淑一日召達謂曰朕與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佳兒婿足慰我兩翁達頓首謝洪武九年冊為燕王妃從王之國居孝慈皇后喪三年蔬食如禮靖難起兵王往大寧李景隆攻城急后親率將校妻擐甲冒挾矢石登陴距守景隆卒不能破建文四年七月王即帝位十一月冊為皇后

莊烈帝愍皇后周氏傳后周氏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奎業醫繼妻丁氏生后天啓中選入信邸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實中宮之政悉稟成於熹宗張后故事宮中選大婚一后以二貴人陪升中選則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即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中侑以銀幣遣還懿安疑后弱昭妃曰今雖弱後必長大因冊為信王妃帝即位立為皇后

藩獻記唐靖王瓊煙定王世子也資性明達善綜核名實動中法程未幾十九年嗣爵時年十九以才器卓犖甚為帝所重選妃郊人高盤女未婚宣德元年

十月朔王薨高氏聞之遂自經以卒守臣上其事詔嘉高氏志節特命追封唐靖王妃賜祭治喪如制合葬紫山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八卷目錄

宗藩部雜錄

官常典第一百八卷

宗藩部雜錄

文獻通考容齋洪氏隨筆曰范蔚宗東漢書敘諸王止於和帝蓋自孝和以後賜沖質三帝皆早世安順桓三帝皆無子惟靈帝二子皇子辯陳留王協辯嗣位爲董卓廢而殺之立協是爲獻帝獻帝六子其二爲曹操所殺建安十七年封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然是時政在曹氏天下三分雖有封爵之名而實無所謂土地租食矣既封後九年魏始受禪四王皆降爲列侯云

秦罷侯置守會不數年始皇死而羣雄蠡起六國之裔與其強宗大概皆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秦亡之後項羽主約霸天下然所建置諸侯亦多是己自王之人及漢高出并三秦討項羽劉項之勢既分而諸侯多附漢其中立懷兩端者皆爲漢所擊滅如趙歇魏豹田橫之類是也既滅項氏之後羽所建諸侯其存者惟共敖臧荼然亦不旋踵而俘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耳韓信吳芮之徒蓋自是非漢之功

臣不得王矣連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蓋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偏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者則六師夷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也則勦滅異代所建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則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疎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而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蓋罷侯置守雖始於秦然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則始於西都景武之時蓋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實盡廢矣至東漢更始既入關雖盡王諸造謀復漢者然諸人雖有受封之名多聚處京師布列要職實未嘗有裂土建國南面稱孤之事光武既定天下至建武十五

年方封諸皇子爲公十七年皇子之爲公者方進爵爲王徐徐如此未嘗有盡王子弟以鎮服天下之意蓋是時封建之實已亡尺土一民皆自上制之諸侯王不過食其邑入之租而於所謂藩維屏扞本無所預故亦不必急急然視爲一大事如周漢有天下之初也

前漢孝文之時梁懷王薨賈誼上疏拳拳以諸侯強大皇子單弱爲慮欲帝徙皇子大其封疆而帝從之後漢顯宗則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皇子悉半光武所封諸王與孝文異意何也蓋孝文之時分封之大小可以驗國勢之強弱顯宗之時分封之大小不過係租入之豐儉國勢則宗藩強而皇子弱殊非強幹弱支之遠慮租入則兄弟豐而諸子儉乃見先人後己之公心然亦可以知封建一事至東漢之初名存實亡故諸侯王土地之大小初無係於理亂安危之大勢矣

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見三代之治以爲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爲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

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讎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爲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怨也至漢則且私且忌故始則勦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勦滅異姓王而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勦滅疏屬劉氏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漢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而隕其身矣蓋有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大小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鬯然後鬯有巡守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一日壞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之分限山澤蓄貨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岳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負其富強摘山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容如誦徒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姪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蓋其初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故有國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固結之以恩義繩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恣西晉是也刻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管魏皆緣

是以公是豈封建誤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以爲禍亂之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量已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爲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爲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眞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人必合盡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居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爲封戶者甚於征行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於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郡

不坐宴不預憂譏畏識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強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止齋陳氏曰謹按國史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前代皇子出閣即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非舊典也夫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先王以家人不憚自貶如此損益教道行矣故國人觀之曰世子將君我而齒我於學然後衆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出閣封王後世之夸心也藝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禮殺而爲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紹聖中皇初命便封國公遂爲故事圖書編明同姓諸王傳敘明與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當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轍高皇帝經始慮終防邊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遼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蓀塞山戎爲寧王度淪陷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國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原互上谷雲中羣居唐蔽鴈門爲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

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坳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屬嘉峪護西城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勝車兵雄於魯衛莫不佐以元侯朔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演則輅輪不絕若乃周楚齊譚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旆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抗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未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醜類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龍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羅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盆爲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敕再三規誨懇切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紐彝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蹤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園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宸鑑狂猝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朔旬身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衆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己裕人未幾肆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

軍三等中尉四等王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嗟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
嬪真子天道遠矣漢再受天命其兆見于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並載于王子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內春陵侯買此其一也而春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春陵侯買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爲城陽王蓋以祉者春陵王之正統也故光武立爲王然則國之興廢豈偶然哉僕以光武出于春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因備載之
雙溪雜記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役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一千石反多於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某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

於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足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又宗室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一石比於將軍中尉反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祿常不給勢所必至矣
弁州山人稿漢宗室多同名者其自刻侯以下或應有之乃至諸王亦自相犯何也豈非以宗正之失職耶余不能盡志姑志其顯者四劉慶六安王河間孝王更始燕王清河孝王四劉章城陽景王高密瑁王齊哀王常山靖王三劉嘉梁荒王琅邪康王漢中王三劉雲城陽哀王廣德夷王東平煬王三劉定沛釐王彭城頃王甘陵貞王兩劉長淮南厲王濟陰悼王兩劉榮臨江閔王沛幽王兩劉遂趙叛王梁夷王兩劉交楚元王濟北懷王兩劉壽濟北惠王琅邪恭王兩劉勃濟北貞王常山王兩劉勝中山靖王平原懷王兩劉武梁孝王城陽惠王兩劉元淮陽文王淮陽王即更始兩劉旦燕刺王長沙楊王兩劉賀泗水戴王昌邑王兩劉授河間頃王膠東共王兩劉寵陳懿王樂安夷王夫以王賀廢主然泗水先封名之同猶可也淮南竄死趙遂燕且以反絕國何所取而同之此大不可解者也
雙溪近錄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靜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于用法遂弛矣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國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分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五

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後又以歲獻不給乃爲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減半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爲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爲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則處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鑄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言輔係儀賓弟不當居簞下出爲參政遂條爲例至今遵之不知我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爲輔佐局有是邪

觚不觚錄親王體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王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雖獲恭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爲非體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又當其時襲封者無不稱門生矣江陵自葬父畢還朝過襄陽南陽二府二親王來迎報謁留宴彼此具賓主上坐長揖無毫髮等差若陶仲文之過微其王自跪弟子俯伏吮髀鼻宴會必侍坐送必候升輿尤可怪也

春明夢餘錄齊王樽末樂四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錫南京西內宣德三年以嫌賜裁少子賢熾存谷王樽末樂十五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錫西內宣德三年以嫌俱賜裁漢王高煦宣德九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錫西內後俱賜裁右齊谷以反誅漢以反皆誅

其子故國盡除荆王見滿弘治中削爵錫西內尋賜裁以弟之子和王嗣國不除楚世子英耀嘉靖二十四年誅庶弟恭王嗣國不除晉王濟煥未樂十二年削爵守恭國弟濟煥嗣宣德三年濟煥削爵錫鳳陽高牆濟煥子憲王嗣國不除遼王貴格正統中削爵守簡陽弟肅王嗣國不除寧王宸濠正德十五年反誅國除諸兄弟爵如故徽王載堦嘉靖中削爵錫鳳陽高牆國除伊王典樸隆慶中削爵錫鳳陽高牆國除遼王憲煥隆慶中削爵錫鳳陽高牆國除唐王崇禎九年削爵錫鳳陽高牆國不除

玉牒所載親王二十四郡王二百五十一鎮輔奉國將軍七千一百鎮輔奉國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七千七百三十三庶人六百二十而未封未名者與夫齊府之餘高牆之庶皆不與焉

日知錄漢王子侯之盛無過哀平之間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歸甚感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皆絕於莽而復封於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而表言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爲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惟安衆之以故國紹封者崇崇至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一百八卷宗藩部

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惟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子傳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諸侯王表魯王閔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中山王成都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王子侯表新鄉侯休元始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得而復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攝朝僞褒宗室侯及王子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勿錄旋踵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紹封也夫惟於親親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則于安衆之封見之故史文雖略千載之下猶可以情測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以不論

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爲海昏侯薨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表云賀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邑嗣免建武復封是光武之復封有此二人安衆以襲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與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軼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亦襲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維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